

#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1936年，卒于1985年9月21日，终年49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14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仗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很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態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曲张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

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已落入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

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多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至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涉“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撮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崖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

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

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高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界——禅的境界。它以初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首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婉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利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摘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100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辑工作，是在中国武侠小说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

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59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 楚留香和他的朋友们

古 龙

我想楚留香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虽然他是虚假的，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中的人物，可是他的名字，却“上”过台湾各大报纸的新闻版，而且是在极明显的地位。

他的名字，也在其他一些国家造成相当大的震荡。

对于一个虚构的武侠小说人物来说，这种情况应该算是相当特殊的了。

一般来说，只有一真实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人，而且造成过相当轰动的新闻人物，才能上得了一家权威报纸的第三版。

楚留香，很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这个人为什么会是例外，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想这个问题大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的，所以我在写这篇《楚留香新传》之前，至少应该先介绍一下楚留香这个人，和他的朋友们。要介绍楚留香，就不能不介绍他的朋友，没有朋友，就没有楚留香了。

不论怎么样，我们当然还是要介绍楚留香。

### 关于楚留香

小说里一定有人物，人物中一定有主角，无论写什么小说，大概都不能例外，就算天地一沙鸥中的那只鸥，也是拟人化的，也有思想

和情感。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无疑是要比较特殊一点，无论形象和性格都比较特殊。因为武侠小说写的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小说中人物的遭遇通常都不是普通一般人会遭遇到的，而且常被“推”入一个极尖锐的“极端”中，让他在一种极困难的情况下作选择，生死胜负，成败荣辱，往往就决定在他一念间。

是舍生取义？还是舍义求荣？这其间往往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因为武侠小说的作者一定要让他的主角在这种磨练和考验中表现真正的侠义精神，表现出他的正直坚强的勇气。

一个人如果经常会受到这种考验，就好像一块铁被投入洪炉中，经过千锤百炼之后，自然会化凡铁成精钢的。

所以武侠小说中的主角，通常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绝不屈服，绝不妥协，义之所在百折不回。无论他们的外表看来像个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决心和勇气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算他们的躯壳因愁苦、伤痛、疾病而被伤害，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否则他就根本不会出现在武侠小说中，根本就不值得了。

但他们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冷如岩石，有些热情如火，有些木讷沉着，有些潇洒风流，还有些平时看来虽然平凡懦弱，可是在他们面临大节大事时，却能表现出一种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决心和勇气。

人本来就有多种，在创造小说中的人物时，当然也应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否则这种小说也根本不值得写了。

就算在武侠小说的人物中，楚留香无疑也应该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有很多值得别人欢喜、佩服、怀念之处。

因为他冷静而不冷酷，正直而不严肃，从不伪充道学，从不矫揉做作，既不会板起脸来教训别人，也不会摆起架子来故作大伏状。

所以我也喜欢他。

所以我一直都想把他的故事多写几个，让别人也能分享他对人生的热爱和欢乐。

他这一生中本来就充满了传奇，有关他的故事本来就还有很多还没有写出来，每一个故事中都充满了冒险和刺激，充满了他的机智与风趣，也充满了他对人类的爱与信心。

不把这种故事写出来，实在是件很遗憾的事，而且让人很难受。所以我又决定要写了。

在重写这个人之前，我当然希望大家都能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楚留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 盗帅只有一个

江湖中人都知道楚留香——“楚香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哪里？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样子？

因为他成名极早，所以有人说他已“垂垂老矣”，可是也有人说他还很年轻，甚至有人说他已学会驻颜之术，能够使青春常驻。

因为他有“盗帅”之名，所以有人说他只不过是个比较有本事的大盗而已，可是也有人说他的“盗”只不过是一个手段而已，一种为了使人间更公平合理的手段，而且他已经将这件事化作一种艺术。

一种极风雅的艺术。

有很多朋友都认为我在开始写他的故事时——那张短笺，最能表现出他这种特性。

“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将踏月未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

这是他要“取”一尊白玉美人前，先给那个主人的通知。

他要取一样东西之前，一定会先通知对方，要对方好好防备。

他甚至还会告诉你，他要来取此物，只不过因为你已经不配拥有它。

这是件很绝的事，实在很绝。

所以就连他的对头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

江湖中永远都不会有第二个楚留香，就好像江湖中永远都不会有第二个小李飞刀一样。

## 风流飘逸处处留香

可是楚留香和李寻欢不同。

他没有李寻欢那种刻骨铭心的相思和痛苦，也没有李寻欢的烦恼。

在他心里，这个世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所以也没有什么真正能令他苦恼的问题。

只不过人也是个人，有人性中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可是他总能将恶的一面控制得很好。

有时他也会做出很傻的事，傻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有时他甚至会上别人的当。

幸好他总是很快就会发觉，而且就是上了当之后，也能一笑置之。

他总认为，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够笑一笑总是好事。

没事的时候，楚留香总喜欢住在一条船上。

一条很特别的船，洁白的帆，狭长的船身，轻巧快速，甲板光滑如镜，通常都停泊在海边，船舷下通常都吊着一瓶从波斯来的葡萄酒，让海水把它“镇”的刚好冷得适口。

他不在这条船上的时候，也有人替他管理这条船。三个女孩子，聪明而可爱的女孩子。

苏蓉蓉温柔体贴，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衣着起居，李红袖是才女，对武林的人物典故如数家珍，宋甜儿是女易牙，精于烹饪，苏蓉蓉和李红袖都很怕她，怕她说“官话”。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

宋甜儿说的官话确实很少有人能听得懂，可是人与人之间如果

心意相通，又何必说话？

楚留香的鼻子从小就有毛病，从现代的医药观点来看，大概是鼻窦炎一类毛病。

所以他常常喜欢摸鼻子。

可是这种毛病并没有让他苦恼过，这条路不通他就换一条路走，鼻子不通，他就训练自己用另一种方法呼吸。

人生中有许多事都是这样子的，伟大的画家眼睛常常不好，伟大的音乐师往往耳朵不太灵，贝多芬晚年已经是个聋子。

楚留香的鼻子不好，却最喜欢香气。

每当他做过一件很得意的事情之后，就会留下一阵淡淡的，带着郁金香花芬芳的气息。

## 第八个故事

像楚留香这么样的一个人，当然有很多朋友，各式各样的朋友。

他的朋友中有少林寺的方丈大师，也有满街化缘的穷和尚，有冷酷无情的刺客，也有感情冲动的少年，有才高八斗的才子，也有一字不识的村夫。

胡铁花也是个妙人。

他喜欢找楚留香拼酒，喜欢学楚留香摸鼻子，没事也要“臭”楚留香几句，找楚留香的麻烦。

他也和楚留香一样，喜欢酒，喜欢女人，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

——喜欢他的女人，他都不喜欢，他喜欢的女人，都不喜欢他。

楚留香这一生中做过各式各样的事，好事做得固然多，傻事也做得不少。他几乎什么事都做，只除了一件事。

——他绝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勉强他。

这就是楚留香。

他这一生中实在是多采多姿，充满了传奇性。

也许就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发生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

只要有关他的故事，就一定充满了不平凡的刺激。

楚留香的故事，我只写过七篇，有：“血海飘香”、“大沙漠”、“画眉鸟”、“蝙蝠传奇”、“桃花传奇”、“借尸还魂”和“新月传奇”，若还有第八篇，恐怕就是别人冒名写出来的。

对于那些冒古龙的名，写楚留香的故事的人，我虽然觉得啼笑皆非，却也很感激他们的好意。因为他们至少对古龙这名字还看得起，至少也和我一样，觉得楚留香这人很有趣。

只可惜他们的写法和做法未免有些无趣而已。

楚留香的故事，每篇都是完全独立的。现在我就要写他的第八个故事。以后有关楚留香的故事，我把他归纳于楚留香新传。

## 有敌也有友

每一个作家，写稿的经历都是有转变的。风格有转变、文字有转变、思想有转变、名声有转变，稿费当然也有转变。

能活在这个世界的作家中，不能转变的，就算还没有死，也活不着了。

——就如一个作家写一部很成功的小说后，还继续要写一部相同类型的小说，甚至还要写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如果一个作家不能突破自己，写的都是同一类型同一风格的小说，那么这位作家就算不死，读者心目中，也已经是个“死作家”。

逆水行舟，不进则通。退就是死。

新就是变。

我写楚留香“新”传，当然一定要变，只不过我写的“楚留香新传”，写的还是“楚留香”。

——写的还是楚留香和他的朋友们。

楚留香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他当然会有很多朋友，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当然也不会没有很多仇敌——一个人如果总是常常维护他的朋友，怎么会没有朋友。

仇敌往往会给人一个最致命的伤疤，可是朋友仍然还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无友亦无敌，平静过一生的人，日子也许过得安详快乐，是不是真的快乐，就很难说了。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香帅”楚留香，是绝不愿意过这种日子的。

他“有友”，也“有敌”。

他的朋友多，仇敌也不少。

为了深入这个人，我不但要写他的朋友，也要写他的仇敌。

是应该先写朋友，还是先写仇敌呢？

朋友。

无论任何顺序上来说，朋友，总是占第一位的。

## 楚留香的朋友们

### 胡铁花

要写楚留香，当然不可不写胡铁花，我在前面虽然写过，可是“一点”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现在我还要再写好几个“一点”。

胡铁花不是楚留香，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和楚留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这个世界上往往有很多事都是这个样子，恩爱的夫妻，亲密的朋友，往往都不是同一类型的人。

他们都以四海为家，浪迹天涯，行踪不定。

只不过楚留香并不是个浪子，胡铁花才是。

楚留香是个游侠。

游侠没有浪子的寂寞，没有浪子的颓丧，也没有浪子那种“没有根”的失落感，也没有浪子那份莫名其妙无可奈何的愁怀。

游侠是高高在上的，是受人赞扬和羡慕的，江湖大豪们结交的对象，是“胯下五花马，身披千金裘”，是“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浊世佳公子。

浪子呢？胡铁花不是游侠，是浪子。

他看起来虽然嘻嘻哈哈，希里哗啦，天掉下来也不在乎，脑袋掉下来也只不过是个碗大的窟窿，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沉痛的。

一种悲天悯人却又无可奈何的沉痛，一种“看不惯”的沉痛。

他只有坐下来喝酒。

这种心情当然不是别人所能了解的，别人愈不了解他，他愈痛苦，酒喝得也就愈多。



他的酒喝得愈多，做出来的事也就更怪异，别人也就更不了解他了，到后来，有些人甚至已经认为，他已经变得像是以前传说中的“酒丐”、“疯丐”那一类的人物了，有些人甚至索性认为他已经变成了个疯子。

只有楚留香知道胡铁花绝不是个疯子，所以胡铁花为了楚留香也可以做出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甚至可以把自己像火把一样燃烧，来照亮楚留香的路途。

有很多读者都认为楚留香这个人是一个可以令大家快乐的人，可是在我看来他这个人自己是非常不快乐的。

## 姬冰雁

姬冰雁看起来是非常不快乐的，冷冷淡淡的，面无表情，在香港制作的电视剧里，他甚至被女孩们称之为“木头”。

这种说法真是荒谬可笑到极点。

姬冰雁不是木头，也不是石头，也不是冰块。

他是座火山。

在他已经凝固冷却多年的岩石下，流动着的是一股火烫的血，他也像胡铁花一样，随时可以为他的朋友付出一切。

## 中原一点红

在某一方面来说，中原一点红做事的方法是和姬冰雁有些相同的。

他一身黑衣，面如死灰，瞬息杀人，面不改色。

他是天下索价最高的职业杀手，“合约”一订，永无更改，他要杀的对象也就死定了。

他的剑术精绝，“杀人不见血，剑下一点红”。他的一剑刺出，只要能夺取对方精灵魂魄就已足够，又何必必要别人多流血。